

# 获得感与美好生活需要的关系研究

谭旭运

**内容提要** “获得感”是当前民众客观需求满足与社会公平公正发展的直接反映,与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追求和满足紧密相关。本研究基于民众对获得感和美好生活需要概念的社会心理表征,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媒云图数据中心美好生活状况调查(Better Life Survey 2019)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通过考察民众当前美好生活需要及其各维度的现实状况,进一步探讨了多维度获得感测量指标对三种不同维度的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民众美好生活需要总体水平较高,在各人口学变量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主观社会阶层的解释力相对较高。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获得感不同维度与美好生活需要关系紧密,但各维度相关指标的具体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中,“获得环境”中的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以及“获得共享”中的赞美贡献者,与美好生活需要国家社会维度的关联更为紧密;“获得内容”中的身体健康和“获得环境”中的社会安全,对美好生活需要家庭关系维度有更显著影响;“获得内容”中的升职加薪和“获得体验”中的过得舒适,则对美好生活需要个人物质维度有更显著影响。明确不同层面获得感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影响,可以为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以促进社会改革发展、保障民众生活质量提供有效路径参考。

**关键词** 美好生活需要 获得感 国家社会需要 家庭关系需要 个人物质需要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210525.007

谭旭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心理与行为实验室助理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 一、引言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广大人民群众亘古不变的愿景。如今,“美好生活需要”已从大众话语中的一个概念上升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一个核心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社会心理建设:社会治理的心理学路径”(16ZDA23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心态视角下主观社会阶层对公众参与的影响与机制研究”(17CSH040)、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中国民众获得感提升的影响因素研究”(2020YQNQD0098)资助。

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民众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的提升,是人民美好生活状况的直接反映,是有效回应并化解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主要科学工具。因此,通过对获得感与美好生活需要影响因素的分析和解读,有助于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促进民众不同层面获得感的提升,进而引导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产生与满足。

“美好生活需要”并非简单的实现人的需要的价值扩张,而是超越了传统发展价值,实现价值创新<sup>[1]</sup>。随着社会改革发展的不断推进,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不断满足、获得感逐步提升,进而产生更高层次的社会心理需求。可以这么说,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各种需要不断递进和满足的过程<sup>[2]</sup>。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命题,“美好生活需要”内涵丰富且极具研究价值。其中“美好”是用形容词表达的价值判断,与人的意志密切相连,带有人的主观意味;“生活”既是哲学关切的主题,也是伦理学中主体人的存在场域与发展形态;“需要”则是人的一种心理现象,它兼具作为社会人或某一类人的普遍性与作为个体而言的差异性特征<sup>[3]</sup>。王俊秀等人曾基于社会心理学中有关社会概念研究的科学范式,系统探讨了民众美好生活需求的内涵结构,提出了新时代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三个核心维度:一是国家社会维度,包括世界的和平、社会和谐、国泰民安、社会稳定等;二是家庭关系维度,包括家庭温馨、幸福的生活、亲密爱人等;三是个人物质维度,包括有钱花、得到享受、富足的物质生活、满意的收入等<sup>[4]</sup>。因此,在致力于提升和满足民众不同层次或类型的美好生活需要时,在关注最基本的民生需要基础上,还要密切关注家庭关系和社会环境的改善需要,努力营造美好的家庭和社会生活环境氛围。

今天,我们提出的获得感概念既是对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也是对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积极应答。获得感是民众在社会改革发展中对其需求满足过程和结果的主观认知、情感体验和行为经验的综合反应<sup>[5]</sup>。对其概念内涵的理解,可以涉及多个不同层面:一是对个体不同需求内容的客观获得和主观认知,即获得内容;二是个体需求得以满足的主、客观社会环境条件,即获得环境;三是个体的自主能动性在需求满足过程中的路径作用,即获得途径;四是在伴随需求满足的过程和结果而产生的情绪体验,即获得体验;五是在个体需求满足认知和情绪体验基础上产生的致力于自我实现的共享性行为,即获得共享。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了提升民众获得感的价值目标,不同层面的获得感的提升,也会推动人们追求不同类型的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

研究发现,个人物质、家庭关系和国家社会三个维度,均与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sup>[6]</sup>,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可以提升民众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与此同时,美好生活需要对民众获得感的提升则可以进一步激发其更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产生——当某一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另一较高层次的需要才会产生。由此,民众在民生领域各种需求满足所带来的不同层面的获得感,就与民众不同维度美好生活需要存在紧密的关联。为此,本研究基于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通过考察民众当前美好生活需要及其各维度的现实状况,特别是在人口学变量的差异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层面获得感的具体指标对民众美好生活需要及其各维度的影响。

[1]吉文灿:《美好生活需要: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价值旨归》,《唯实(现代管理)》2017年第12期。

[2][4][6]王俊秀、刘晓柳、刘洋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层次结构和实现途径》,《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3]林柏成、陈树文:《从三个基本维度深刻把握“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命题》,《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9年第4期。

[5]谭旭运、董洪杰、张跃、王俊秀:《获得感的概念内涵、结构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5期。

## 二、研究方法

###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和智媒云图数据中心联合发布的 2019 年美好生活状况调查(Better Life Survey 2019)的大样本抽样调查。该调查问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编制,于 2019 年 1 月通过数相科技研发的问卷调研 APP“问卷宝”,向在线样本库的全国用户(共约 110 万人)推送。问卷回收后,利用测谎题和答题完成情况等对问卷进行筛选后共得到有效问卷 9130 份(见表 1)。

### (二) 研究变量

1. 美好生活需要。采用 18 道题目的美好生活需要量表测量民众的美好生活需求。其中,国家社会维度有 8 个测量题目,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5;家庭关系维度有 5 个测量题目,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0;个人物质维度有 5 个测量题目,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89。所有题目均采用 11 点评分,评分越高说明该题目所指内容在民众心中越重要。求出每个维度的平均分,得分越高,代表民众在该维度的重要性评价越高。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其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96。

2. 获得感。基于董洪杰等人编制的 28 项获得感量表<sup>[1]</sup>,从各维度中抽取可以独立反映该维度的三个题目,作为民众获得感各维度的测量指标。其中,选用获得内容维度中的“我顺利升职加薪”、“我身体健康”和“赢得大家的尊敬对我来说很重要”三个项目;选用获得环境维度中的“社会公平给我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保障”、“安全的社会环境让我生活得很踏实”和“开放的社会政策带给了我生活新面貌”三个项目;选用获得途径维度中的“我一直在为更好的生活拼搏”、“我积极把握改善生活的机会”和“多年来的收获来源于我的勤奋和坚持”三个项目;选用获得体验维度中的“现在的生活让我过得很舒适”、“拥有现在的生活让我心情愉快”和“现在拥有的生活让我感到欣慰”三个项目;选用获得共享维度中的“同甘共苦,胜过个人独占独享”、“我由衷赞美那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和“能够帮助他人,让我感觉非常好”三个项目。每个项目均采用李克特 7 点评分,1 表示完全不同意,7 表示完全同意。每个项目单独计分,评分越高说明民众在这方面的获得感程度越高。

3. 社会阶层。一是客观社会阶层。结合社会学中对社会阶层指标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采用受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对民众的客观社会阶层进行测量。问卷包括:“请问您的受教育程度:①小学毕业及以下;②初中毕业;③高中(技校、职高、中专)毕业;④大专(含在读);⑤大学本科(含在读);⑥研究生(含在读)及以上”。“您的月收入(包括工资收入、补贴、投资、兼职等等)平均大约是:①1000 元以下;②1001~3000 元;③3001~5000 元;④5001~7000 元;⑤7001~1 万元;⑥10001~1.5 万元;⑦15001~3 万元;⑧30001~5 万元;⑨50001~10 万元;⑩10 万元以上”。二是主观社会阶层。采用国内外研究中常用的阶梯量表<sup>[2]</sup>

表 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N=9130)

变量	类别	计数(N)	百分比(%)
性别	女性	2887	31.6
	男性	6243	68.4
年龄	19岁及以下	919	10.1
	20~29岁	3445	37.7
	30~39岁	3598	39.4
	40~49岁	705	7.7
	50~59岁	268	2.9
	60岁及以上	194	2.1
	系统缺失	1	0.1
户籍状况	城市	5092	55.8
	农村	4038	44.2
城市发展水平	一线城市	1381	15.1
	新一线城市	2087	22.9
	二线城市	1925	21.1
	三线城市	1615	17.7
	四线城市	1424	15.6
	五线城市	653	7.2
	其他	45	0.4

[1]董洪杰、谭旭运、豆雪姣、王俊秀:《中国人获得感的结构研究》,《心理学探新》2019年第5期。

[2]N. E. Adler, E. S. Epel, G. Castellazzo, J. R. Ickovics,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 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 White Women", *Health psychology*, 2000(19).

测量民众的主观社会阶层。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十级的阶梯图,自下而上标记1~10十个数字,10代表处于社会最顶层,1代表处于社会最底层。具体题目为“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要求在其中选择一个数字,表示自己目前所在的阶层。所选数字越大,表明调查对象感知到自己现在的社会阶层越高。由于原数据库记录得分由上至下分别记为1~10,因此,反向计分后,将其作为调查对象的主观社会阶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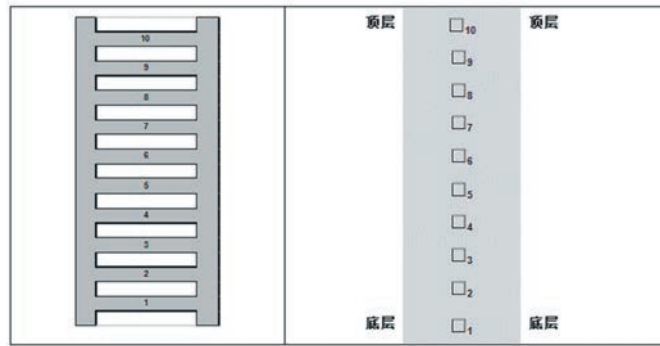


图1 主观社会阶层测量示意图

### (三) 数据处理

使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20.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差异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并做回归分析。

## 三、研究结果

### (一) 美好生活需要的描述性分析

统计显示,民众在美好生活需要的国家社会维度(9.70±1.36)和家庭关系维度(9.69±1.35)上得分较高,在个人物质维度(9.15±1.52)上的得分较低。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美好生活需要的三个维度之间两两呈显著正相关( $r_{\text{国家社会-家庭关系}}=0.81, p<0.001$ ;  $r_{\text{国家社会-个人物质}}=0.74, p<0.001$ ;  $r_{\text{家庭关系-个人物质}}=0.74, p<0.001$ )。

### (二) 不同变量上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差异性分析

1. 美好生活需要的性别差异。如表2所示,不同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且女性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性。

2. 美好生活需要的年龄差异。如表3所示,不同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均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总体来看,国家社会维度、家庭关系维度美好生活需要19岁以下和20~29岁人群得分较高,60岁以上和30~39岁人群得分较低;而在个人物质维度,19岁以下、40~49岁和60岁以上人群的得分相对较低。

3. 美好生活需要的城乡差异。如表4所示,不同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均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农村居民在国家社会维度和家庭关系维度美好生活需要得分上均显著高于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在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分上显著高于农村居民。

表2 美好生活需要各维度的性别差异(N=9130)

	性别	n(人)	均值	标准差	t值
国家社会维度	男	6243	9.62	1.34	-7.473***
	女	2887	9.85	1.39	
家庭关系维度	男	6243	9.62	1.36	-6.528***
	女	2887	9.82	1.33	
个人物质维度	男	6243	9.08	1.52	-6.915***
	女	2887	9.31	1.52	

注: \* $p<0.05$ , \*\* $p<0.01$ , \*\*\* $p<0.001$ ,下同。

表3 美好生活需要各维度的年龄差异(N=9129)

年龄	国家社会维度	家庭关系维度	个人物质维度
19岁及以下(n=919)	10.09±1.23	9.91±1.40	9.00±1.71
20~29岁(n=3445)	9.90±1.31	9.84±1.36	9.31±1.52
30~39岁(n=3598)	9.45±1.29	9.52±1.24	9.09±1.38
40~49岁(n=705)	9.55±1.53	9.63±1.45	8.96±1.67
50~59岁(n=268)	9.63±1.63	9.61±1.57	9.11±1.76
60岁及以上(n=194)	9.36±1.85	9.31±1.82	8.99±1.85
F值	61.158***	28.805***	13.037***

表4 美好生活需要各维度的城乡差异(N=9130)

	户口类型	n(人)	均值	标准差	t值
国家社会维度	城市	5092	9.63	1.29	-5.061***
	农村	4038	9.78	1.44	
家庭关系维度	城市	5092	9.63	1.29	-4.113***
	农村	4038	9.75	1.43	
个人物质维度	城市	5092	9.19	1.40	2.748**
	农村	4038	9.10	1.66	

4. 获得感和美好生活需要的城市发展水平差异。如表 5 所示,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的民众在不同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分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p < 0.001$ )。在国家社会、个人物质、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上,二线城市的民众得分最低,而五线城市的民众得分最高。

表 5 美好生活需要各维度的城市发展水平差异 ( $N=9085$ )

城市发展水平	国家社会维度	家庭关系维度	个人物质维度
一线城市( $n=1381$ )	9.67±1.41	9.67±1.44	9.18±1.49
新一线城市( $n=2087$ )	9.60±1.12	9.59±1.18	9.20±1.26
二线城市( $n=1925$ )	9.39±1.56	9.44±1.43	8.94±1.59
三线城市( $n=1615$ )	9.95±1.30	9.89±1.34	9.26±1.60
四线城市( $n=1424$ )	9.84±1.34	9.80±1.38	9.14±1.66
五线城市( $n=653$ )	10.02±1.26	10.00±1.24	9.29±1.56
F 值	44.799***	32.207***	10.841***

5. 美好生活需要的学历差异。如表 6 所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民众在不同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分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国家社会、家庭关系、个人物质、家庭关系维度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大

表 6 美好生活需要各维度的学历差异 ( $N=9130$ )

受教育程度	国家社会维度	家庭关系维度	个人物质维度
小学毕业及以下( $n=107$ )	9.53±1.77	9.50±1.68	8.88±1.97
初中毕业( $n=491$ )	9.76±1.63	9.66±1.73	8.87±1.93
高中(技校、职高、中专)毕业( $n=2941$ )	9.45±1.31	9.42±1.31	8.95±1.42
大专(含在读)( $n=2026$ )	9.72±1.47	9.76±1.39	9.13±1.65
大学本科(含在读)( $n=3166$ )	9.90±1.22	9.88±1.25	9.37±1.40
研究生(含在读)及以上( $n=399$ )	9.72±1.43	9.80±1.35	9.33±1.48
F 值	33.774***	37.707***	28.929***

学本科学历民众得分最高,高中学历民众得分最低。而在个人物质维度,民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性评价随着学历的提高整体上呈上升趋势。

6. 美好生活需要的收入差异。如表 7 所示,不同收入的民众在不同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分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国家社会、家庭关系维度上,月收入 5 万元以上的民众得分最低,其次是月收入 5001~7000 元的民众;而在个人物质维度上,月收入 3 万元以下的不同水平的民众,其得分随月收入水平的增加呈逐渐上升的趋势。由此可见,收入作为每个人物质基础的重要保障依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月收入水平并不能完全提升民众对国家社会和家庭关系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

表 7 美好生活需要各维度的收入差异 ( $N=9130$ )

收入状况	国家社会维度	家庭关系维度	个人物质维度
1000 元以下( $n=1261$ )	9.97±1.35	9.77±1.49	8.94±1.78
1001~3000 元( $n=1085$ )	9.89±1.43	9.83±1.44	9.11±1.80
3001~5000 元( $n=2555$ )	9.66±1.31	9.65±1.28	9.15±1.45
5001~7000 元( $n=2369$ )	9.51±1.33	9.52±1.31	9.15±1.36
7001~1 万元( $n=1045$ )	9.74±1.28	9.83±1.26	9.33±1.37
10001~1.5 万元( $n=542$ )	9.64±1.49	9.74±1.42	9.29±1.47
15001~3 万元( $n=179$ )	9.73±1.34	9.90±1.23	9.37±1.29
30001~5 万元( $n=48$ )	9.76±1.47	9.83±1.62	9.15±1.60
5 万元以上( $n=46$ )	9.05±2.35	9.23±2.07	9.08±2.02
F 值	17.091***	9.539***	6.281***

7. 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观社会阶层差异。如表 8 所示,不同主观社会阶层的民众在不同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分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随着主观社会阶层的增加,民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不同维度上都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换句话说,那些认为自己目前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在各维度美好生活需要的得分上均是最低的。

表 8 美好生活需要各维度的主观社会阶层差异 ( $N=9130$ )

主观社会阶层	国家社会维度	家庭关系维度	个人物质维度
1 最底层( $n=214$ )	9.10±2.32	8.93±2.31	8.09±2.71
2( $n=368$ )	9.36±1.91	9.34±1.75	8.57±2.10
3( $n=936$ )	9.67±1.56	9.67±1.54	8.83±1.91
4( $n=1394$ )	9.76±1.42	9.67±1.48	8.95±1.65
5( $n=2117$ )	9.84±1.30	9.85±1.29	9.25±1.47
6( $n=2507$ )	9.45±1.11	9.46±1.10	9.15±1.05
7( $n=929$ )	9.95±1.14	9.97±1.12	9.51±1.22
8( $n=477$ )	10.08±1.13	10.12±1.12	9.82±1.15
9( $n=110$ )	10.11±1.13	10.09±1.18	10.00±1.12
10 最顶层( $n=78$ )	10.13±1.60	10.15±1.57	9.84±1.71
F 值	29.554***	34.653***	50.289***

## (三) 获得感和美好生活需要的回归分析

为了明确获得感和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关系,研究做了进一步的回归分析。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进一步探索不同层面的获得感对美好生活需要各维度的影响。根据变量的不同性质对其进行了不同处理,其中将性别、户籍和城市发展水平的分类变量转为虚拟变量,分别以女性、农村户籍、五线及其他城市为参照组,将年龄、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水平和主观社会阶层作为连续变量。并将所有变量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具体回归结果见表9、表10和表11。其中,模型1为基准模型,所有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模型2至6分别将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获得体验、获得共享放入回归方程,最后一并将所有预测变量和控制变量全部纳入回归模型,得到模型7。

1. 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与获得感。如表9所示,在将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和主、客观社会阶层纳入回归方程的前提下,模型2至模型6依次分析了不同层面的获得感单独对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模型2的结果显示升职加薪、身体健康和赢得尊敬都对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与基准模型相比,模型2加入“获得内容”后增加了回归方程对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18.7%的解释力。模型3反映了“获得环境”对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

表9 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对获得感的回归分析结果(标准化系数 $\beta$ )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性别(女性=0)	-0.075***	-0.021*	-0.041***	-0.042***	-0.058***	-0.021*	-0.022*
年龄	-0.117***	-0.046***	-0.042***	-0.052***	-0.075***	-0.056***	-0.032**
户籍(农村=0)	-0.043***	0.002	0.012	0.001	-0.025*	0.000	0.017
一线城市	-0.057***	-0.010	-0.002	0.001	-0.021	0.006	0.013
新一线城市	-0.090***	0.009	0.012	0.011	-0.030	0.019	0.040**
二线城市	-0.151***	-0.063***	-0.060***	-0.059***	-0.094***	-0.054**	-0.035*
三线城市	-0.015	-0.010	-0.013	-0.012	-0.014	-0.010	-0.011
四线城市	-0.035*	-0.033*	-0.033*	-0.032*	-0.033*	-0.026	-0.030*
受教育程度	0.096***	0.006	0.000	0.018	0.054***	-0.004	-0.020*
个人月收入	-0.099***	-0.072***	-0.078***	-0.104***	-0.095***	-0.070***	-0.072***
主观社会阶层	0.137***	0.149***	0.063***	0.103***	0.020	0.132***	0.087***
<b>获得内容:</b>							
升职加薪		0.106***					-0.005
身体健康		0.220***					0.062***
赢得尊敬		0.229***					0.054***
<b>获得环境:</b>							
社会公平			0.190***				0.108***
社会安全			0.261***				0.152***
开放政策			0.149***				0.057***
<b>获得途径:</b>							
一直拼搏				0.183***			0.031*
把握机会				0.172***			0.022
勤奋坚持				0.195***			0.034**
<b>获得体验:</b>							
过得舒适					0.099***		0.009
心情愉快					0.169***		0.012
感到欣慰					0.178***		0.009
<b>获得共享:</b>							
同甘共苦						0.151***	0.043**
赞美贡献者						0.253***	0.105***
帮助他人						0.170***	0.029*
<i>F</i>	65.468***	228.964***	294.572***	240.518***	170.831***	264.880***	184.702***
<i>R</i> <sup>2</sup>	0.073	0.260	0.312	0.270	0.208	0.289	0.345
$\Delta R^2$		0.187	0.239	0.197	0.135	0.216	0.272

影响。整个社会越公平、社会环境越安全、社会政策越开放,民众对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就有越高的期望。与基准模型相比,模型 3 增加了对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 23.9% 的解释力。模型 4 反映了“获得途径”对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和主、客观社会阶层之后,在“获得途径”方面,那些一直努力拼搏、积极把握机会并能够勤奋坚持的人,对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更高。与基准模型相比,模型 4 增加了对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 19.7% 的解释力。模型 5 反映的是“获得体验”对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结果显示,过得舒适、心情愉快和感到欣慰显著影响民众对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基准模型相比,模型 5 增加了 13.5% 的解释力。模型 6 反映的是“获得共享”对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无论是同甘共苦、赞美那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还是帮助他人,都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基准模型相比,模型 6 增加了 21.6% 的解释力。综合模型 2 至模型 6 来看,模型 3 和模型 6 的解释力是相对较大的,也就是说“获得环境”和“获得共享”对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更大一些。

在全模型 7 中,同时纳入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获得体验和获得共享,回归方程总共解释了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 34.5% 的变异;与模型 1 相比,增加了 27.2% 的解释力。由模型 7 可知,“获得内容”中的升职加薪、“获得途径”中的把握机会和“获得体验”并不能显著预测民众对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从回归系数大小来看,“获得环境”中的社会公平( $\beta=0.108, p<0.001$ )和社会安全( $\beta=0.152, p<0.001$ )以及“获得共享”中的赞美贡献者( $\beta=0.105, p<0.001$ )与美好生活需要国家社会维度的关联更为紧密。

2. 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对获得感的回归分析。如表 10 所示,在将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和主、客观社会阶层纳入回归方程的前提下,模型 2 至模型 6 依次分析了不同层面的获得感单独对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模型 2 的结果显示升职加薪、身体健康和赢得尊敬均显著正向预测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基准模型相比,模型 2 加入获得内容后增加了回归方程对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 18.8% 的解释力。模型 3 反映了获得环境对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与基准模型相比,模型 3 增加了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 17.9% 的解释力。模型

表 10 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对获得感的回归分析结果(标准化系数 $\beta$ )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性别(女性=0)	-0.063***	-0.007	-0.033***	-0.030**	-0.047***	-0.013	-0.008
年龄	-0.084***	-0.013	-0.019	-0.020	-0.043***	-0.025*	-0.004
户籍(农村=0)	-0.053***	-0.007	-0.005	-0.009	-0.035**	-0.013	0.000
一线城市	-0.077***	-0.030*	-0.029	-0.019	-0.042**	-0.017	-0.010
新一线城市	-0.108***	-0.009	-0.020	-0.008	-0.051**	-0.006	0.015
二线城市	-0.147***	-0.059***	-0.067***	-0.056***	-0.091***	-0.055**	-0.035*
三线城市	-0.031	-0.026	-0.029	-0.029*	-0.031*	-0.027	-0.026
四线城市	-0.046**	-0.044**	-0.043**	-0.044**	-0.044**	-0.038**	-0.040**
受教育程度	0.103***	0.010	0.020	0.026*	0.062***	0.010	-0.007
个人月收入	-0.042***	-0.016	-0.024*	-0.048***	-0.039**	-0.016	-0.022*
主观社会阶层	0.136***	0.151***	0.074***	0.102***	0.022*	0.130	0.094***
<b>获得内容:</b>							
升职加薪		0.143***					0.049***
身体健康		0.221***					0.093***
赢得尊敬		0.197***					0.051***
<b>获得环境:</b>							
社会公平			0.142***				0.021
社会安全			0.247***				0.091***
开放政策			0.131***				-0.008

续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b>获得途径:</b>							
一直拼搏				0.185***			0.048**
把握机会				0.152***			0.027*
勤奋坚持				0.209***			0.079***
<b>获得体验:</b>							
过得舒适					0.096***		0.033*
心情愉快					0.171***		0.042**
感到欣慰					0.167***		0.024
<b>获得共享:</b>							
同甘共苦						0.166***	0.057***
赞美贡献者						0.207***	0.063***
帮助他人						0.175***	0.035*
<i>F</i>	49.955***	211.783***	201.634***	218.478***	147.045***	220.014***	149.731***
<i>R</i> <sup>2</sup>	0.057	0.245	0.236	0.251	0.184	0.253	0.300
$\Delta R^2$		0.188	0.179	0.194	0.127	0.196	0.243

4反映了“获得途径”对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与基准模型相比,模型4增加了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19.4%的解释力。模型5反映的是“获得体验”对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与基准模型相比,模型5增加了12.7%的解释力。模型6反映的是“获得共享”对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与基准模型相比,模型6增加了19.6%的解释力。综合模型2至模型6来看,模型4和模型6的解释力是相对较大的,也就是说“获得途径”和“获得共享”对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更大一些。

在全模型7中,同时纳入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获得体验和获得共享,回归方程总共解释了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30.0%的变异;与模型1相比,增加了24.3%的解释力。由模型7可知,“获得环境”中的社会公平和开放政策以及“获得体验”中的感到欣慰并不能显著预测民众对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从回归系数大小来看,“获得内容”中的身体健康( $\beta=0.093, p<0.001$ )和“获得环境”中的社会安全( $\beta=0.091, p<0.001$ )与美好生活需要家庭关系维度的关联更为紧密。

3. 个人物质层面美好生活需要对获得感的回归分析。如表11所示,在将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和主、客观社会阶层纳入回归方程的前提下,模型2至模型6依次分析了不同层面的获得感单独对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模型2的结果显示升职加薪和赢得尊敬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身体健康呈边缘显著,  $p=0.06$ )。与基准模型相比,模型2加入“获得内容”后增加了回归方程对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8.1%的解释力。模型3反映了“获得环境”对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与基准模型相比,模型3增加了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10.1%的解释力。模型4反映了“获得途径”对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与基准模型相比,模型4增加了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9.4%的解释力。模型5反映的是“获得体验”对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与基准模型相比,模型5增加了10.3%的解释力。模型6反映的是“获得共享”对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与基准模型相比,模型6增加了7.1%的解释力。综合模型2至模型6来看,模型3和模型5的解释力是相对较大的,也就是说“获得环境”和“获得体验”对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更大一些。

在全模型7中,同时纳入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获得体验和获得共享,回归方程总共解释了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20.0%的变异;与模型1相比,增加了13.4%的解释力。由模型7可知,“获得环境”中的开放政策、“获得途径”中的一直拼搏以及“获得共享”并不能显著预测民众对个人



表 11 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对获得感的回归分析结果(标准化系数 $\beta$ )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性别(女性=0)	-0.071***	-0.041***	-0.049***	-0.048***	-0.056***	-0.042***	-0.044***
年龄	-0.057***	-0.009	-0.007	-0.012	-0.019	-0.022*	0.003
户籍(农村=0)	-0.014	0.016	0.022*	0.017	0.003	0.010	0.023*
一线城市	-0.029	0.000	0.007	0.010	0.002	0.007	0.015
新一线城市	-0.028	0.029	0.039*	0.041*	0.024	0.033	0.049**
二线城市	-0.090***	-0.038*	-0.030	-0.027	-0.040*	-0.035*	-0.018
三线城市	-0.011	-0.009	-0.010	-0.009	-0.010	-0.009	-0.009
四线城市	-0.032	-0.032*	-0.030*	-0.030*	-0.030*	-0.027	-0.031*
受教育程度	0.088***	0.035**	0.025*	0.034**	0.052***	0.032**	0.024*
个人月收入	-0.012	-0.001	0.002	-0.015	-0.010	0.004	-0.010
主观社会阶层	0.214***	0.216***	0.165***	0.189***	0.108***	0.209***	0.135***
<b>获得内容:</b>							
升职加薪		0.155***					0.092***
身体健康		0.026					0.041**
赢得尊敬		0.175***					0.056***
<b>获得环境:</b>							
社会公平			0.119***				0.031*
社会安全			0.158***				0.075***
开放政策			0.115***				0.016
<b>获得途径:</b>							
一直拼搏				0.096***			0.027
把握机会				0.132***			0.043**
勤奋坚持				0.152***			0.052***
<b>获得体验:</b>							
过得舒适					0.140***		0.096***
心情愉快					0.141***		0.072***
感到欣慰					0.111***		0.037*
<b>获得共享:</b>							
同甘共苦						0.103***	-0.007
赞美贡献者						0.108***	-0.011
帮助他人						0.119***	-0.023
<i>F</i>	58.333***	112.223***	130.514***	123.910***	131.975***	102.971***	87.623***
<i>R</i> <sup>2</sup>	0.066	0.147	0.167	0.160	0.169	0.137	0.200
$\Delta R^2$		0.081	0.101	0.094	0.103	0.071	0.134

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从回归系数大小来看,“获得内容”中的升职加薪( $\beta=0.092, p<0.001$ )和“获得体验”中的过得舒适( $\beta=0.096, p<0.001$ )与美好生活需要个人物质维度的关联更为紧密。

#### 四、分析讨论

本研究基于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库,描述了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现状,并探讨了多个层面的获得感与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民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总体较高,其中,国家社会维度和家庭关系维度的得分相对更高。与此类似,石岩建立了一个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指标体系,并利用该体系对2007—2016年河南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变化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物质生活需求是人民一直以来的不断追求,但从2012年开始,人民对精神文化、社会、资源环境、共同富裕的需求程度增长快于对经济的需求;从2014年开始人民对民主法治的需求迅速提升<sup>[1]</sup>。这些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好生活需要是民众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民众在进一步追求物质

[1]石岩:《人民美好生活需求指标体系的建立与应用》,《中国市场》2019年第6期。

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对更高层次的需要有了更多追求。

“美好生活”是人民在价值感知和情感体验上对“当下”物质生活水平及生存境况自觉形成的“美好”评价<sup>[1]</sup>,可以通过对五个维度获得感的不同指标变化得以反映。从不同层面获得感的具体测量指标对不同维度美好生活需要的影响来看,“获得环境”层面的社会公平、社会安全,以及“获得共享”层面的赞美贡献者,对国家社会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有较大解释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思路,推动人们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充满活力、稳定有序的社会氛围;深入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和社会安全,提升人民安全感。可见,民众安全感和社会公平感提升,以及发展改革成果的共享体验成为国家社会层面美好生活需要得以产生的基础。

此外,家庭和睦幸福、子女健康成长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内容”层面的身体健康、“获得环境”层面的社会安全对家庭关系维度影响更大。这也说明,自己和家人身体健康以及国家医疗卫生水平的大幅提高,社会治安防控和治理体系的不断加强,可以为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求的满足提供保障。面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政府应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会医疗保险改革,发展更加平衡充分的全民医保制度,提高医疗保险的公平性和充分性。同时,着力解决年轻人“生不起”“养不起”的问题,促进其生育意愿的提升。而在个人物质维度上,“获得内容”层面的升职加薪和“获得体验”层面的过得舒适有较强预测作用。升职加薪反映了职场工作者对追求成长性、成就性生活质量提升的美好心愿,而拥有令人舒服的生活更反映了民众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基础上,对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生活品质追求的进一步提升。因此,要让引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互促进,使消费新动能持续释放,不断提升消费品及服务的质量、安全、效能,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娱消费需求。

研究发现民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追求在城市发展水平和民众人口学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近年来,随着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贯彻,国家和政府在一些乡村贫困地区开展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城乡协调发展创造了更加雄厚的经济基础,使得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和追求。特别是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区分,大大促进了农民工对城市认同感的提升,有助于农民工快速融入城市,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与此同时,许多人开始向往中小城市的生活,与一二线城市相比,五线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职业竞争等小一些,他们可以在基本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基础上,自由地追求更高层次的、自己理想中的美好生活。面对大城市巨大的生活压力,要引导民众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强化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进而拥有更多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提高美好生活需要。

从民众的客观社会地位来看,高学历和中等收入的民众在国家社会和家庭关系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得分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而个人物质维度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一定范围内随着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呈现逐渐提升的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教育和收入确实是民众美好生活的基础与保障,但并不能满足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人们对更高层次需要的追求。此外,从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主观社会地位较之客观社会地位对民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预测力更大一些。对于那些主观上认为自己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我们更应该给予其更多的关注,国家和政府要在解决社会底层群体的收入及温饱问题的同时,确保整个社会阶层流动的畅通及收入分配的公平,使社会发展更加公平,使他们有努力向上的积极性以及实现自我阶层跃升的希望感,更好实现“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发展目标。

[责任编辑:方心清]

[1]张卫伟、王建新:《美好生活的多重价值内涵及其现实构建》,《思想理论教育》2018年第4期。